

御註老子

高专诚／著



山西古籍出版社

老子註御

高专誠 / 著



山西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晓珑 王灵善

复审:赵 玉

终审:王灵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御注老子/高专诚著.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3.1

ISBN 7-80598-542-1

I. 御... II. 高... III. ①老子—研究②道家
IV. B22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0031 号

御注老子

高专诚 著

*

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科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4.5 字数: 364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

ISBN 7-80598-542-1

B·5 定价: 25.00 元

原序

唐玄宗：

昔在元圣，强著玄言。权與真宗，启迪来裔。遗文诚在，精义颇乖。撮其指归，虽蜀严而犹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其余浸微，固不足数。则我玄元妙旨，岂其将坠？朕诚寡薄，尝感斯文。猥承有后之庆，恐失无为之理。每因清宴，辄叩玄关。随所意得，遂为笺注。岂成一家之说，但备遗阙之文。今兹绝笔，是询于众。公卿臣庶，道释二门，有能起予，类于卜商鍼疾，同于左氏渴于纳善。

朕所虚怀，苟副斯言，必加厚赏。且如谀臣自圣，幸非此流。县（悬）市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讳，咸可直言。勿为来者所嗤，以重朕之不德。

宋徽宗：

道经：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万世而无弊；德者，充一性之常存。老子当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书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谓之经。其辞简，其旨远，学者当默识而深造之。

德经：道无方体，德有成亏。合于道，则无德之可名；别于德，则有名之可辨。仁义礼智，随量而受，因时而施，是德而已。体道者异乎此，故列于下经。

明太祖：

朕本寒微，遭胡运之天更，值群雄之并起。不得自安于乡里，遂从军而保命，几丧其身而免于于是乎。受制不数年，脱他人之所制，获帅诸雄，固守江左，十有三年而即帝位，奉天以代元，统育黔黎。

自即位以来，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昼遑遑，虑穹苍之切鉴，于是问道诸人。人皆我见，未达先贤。一日，试览群书，捡间有《道德经》一册，因便但观数章，中尽皆明理。其文浅而意奥，莫知可通，罢观之。后旬日，又获他卷，注论不同。再寻较之，所注者人各异见。因有如是，朕悉视之，用神盘桓其书久之，以一己之见，似乎颇识。意欲试注，以遗方来。恐今后人笑，于是弗果。

又久之，见本《经》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而惧之？”当是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虽朝有十人而弃市，暮有百人而仍为之。如此者，岂不应《经》之所云？朕乃罢极刑，而囚役之。

不逾年，而朕心灭恐，复以斯经。细睹其文之行用，若浓云霭群山之叠嶂，外虚而内实，貌态仿佛，其境又不

然。架空谷以秀奇峰，使昔有崑崙，倏态成于幽壑，若不知其意，如入混沌鸿蒙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则又若皓月之沉澄渊，镜中之睹实象，虽形体之如，然探亲不可得而扞抚。况本《经》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思之，岂不明镜水月者乎？

朕在中宵，而深虑明镜水月，形体虽如，却乃虚而不实，非着象于他处，安有影耶？故仰天则水月象明，弃镜扞身则知己象之不虚。是谓物外求真，故能探其一二之旨微。遂于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笔强为之辩论，未知后世果契高人之志欤？

朕虽菲材，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故悉朕之丹衷，尽其智虑，意利后人，是特注耳。

是月甲辰书成，因为之序。

清世祖：

朕闻：道者，先天地而为万物宗，生生化化，莫得而名者也。惟至人凝道于身，故其德为玄德，而其言为圣言。老子道贯天人，德超品汇，著书五千余言，明清净无为之旨。然其切于身心，明于伦物，世固鲜能知之也。

尝观其告孔子曰：“为人子者，无以有己；为人臣者，无以有己。”而仲尼答曾子之问礼，每曰“吾闻诸老聃”，岂

非以人能清静无为，则忠孝油然而生，礼乐合同而化乎？
犹龙之叹，良有以也。

自河上公而后，注者甚众。或以为修炼，或以为权谋，
斯皆以小智窥测圣人，失其意矣。开元、洪武之注，虽各有
发明，亦未彰全旨。朕以圣言玄远，末学多岐，苟不折以理
衷，恐益滋伪误。用是博参众说，芟繁去支，厘为一注。理
取其简而明，辞取其约而达。未知于经意果有合否。

然老子之书，原非虚无寂灭之说，权谋术数之谈。是
注也，于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国之道，或亦不相径庭
也。爰序诸简端，以明大旨云。

顺治十有三年，岁次丙申仲春朔日序。

序

《老子》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历来歧见颇多。后世的道教强调其养生的一面，保守的儒生认为它是玄学，为其智慧所折服的人更欣赏它的阴谋之术，而近世学者受某些西方学者之观点的影响，又认定它是一部可以与西方哲学思想相媲美的哲学著作。然而，早在司马迁作《史记》时，就把《老子》的作者与韩非子写在同一篇传记中，认为《老子》的思想与韩非子的思想前后接续。乍看之下，讲究“清静无为”的《老子》之学很难与“刻暴少恩”的韩非子的“帝王术”联系起来，但事实上，这两种思想学说不仅联系紧密，而且确实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历史上真正能够读懂《老子》的，并不是那些字斟句酌、苦思冥想的学者，而是能够把《老子》视为政治教科书的政治家。在那些认识到《老子》真正价值的政治家中，当然也不乏帝王人君；而在这些帝王之中，除了认真拜读《老子》之书者，还有亲自为《老子》作注者，如本书所罗列的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赵佶(jì)、明太祖朱元璋和清世祖福临(顺治)。

皇帝注《老子》，与学者的注释相比，学术水平自然有所弗及；不过，由于皇帝不是普通人，他们对于《老子》的理解和解释，肯定具有特殊的价值。从这类注疏中，不仅可以看出这些皇帝的政治倾向和治国之道，还可以看到《老子》思想在传统中国政治中的巨大作用。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喜欢舞文弄墨、著书立

说的皇帝，但是，有作品传世的皇帝却非常罕见，而本书全文著录的四位皇帝的作品，不仅是他们亲手所著，而且还保存得非常完整。所以，无论是相关的历史学家、思想史学家，还是对《老子》思想和上述四位皇帝有兴趣的普通读者，“御注老子”都应该引起他们特别的注意。

这四位皇帝对《老子》的理解有其相同或相近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唐、宋二朝都是佛、道二教大兴的时代，这一时代潮流不可能不反映在唐玄宗和宋徽宗的思想和言语中。而众所周知，明太祖是和尚出身，清世祖则有捐弃王位、出家为僧的传说。所以，他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用佛学言语和佛教思想去理解《老子》。

另一方面，唐玄宗和宋徽宗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文皇帝”，明太祖和清世祖则是开邦建国的武皇帝，这种文化素养的不同，必然会反映在“御注”之中。唐王朝自唐玄宗时代开始走向式微，而北宋王朝的转折点也在徽宗时代，所以，历史上对他们二人颇有以文误国、以文失国的说法。可是，明太祖却是有名的“半文盲”；清世祖虽然出身世家，但与久淫中原传统文化的唐玄宗和宋徽宗相比，在文化修养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表现在《老子》注疏中，唐、宋二君更近乎学者的方式，且与当时的文化潮流相适应，多在“义理”上下功夫，使本来就很玄妙的《老子》“五千言”更加玄虚。相对而言，明、清二君则选择了简明扼要的方式，不仅点到为止，而且多以具体事物作比喻和引申。

如果单独比较明、清二君的注疏，清世祖更注重字句，而且还有简明扼要的独到发明。相反，明太祖似乎则并不在意《老子》本义，而是更喜欢不失时机地把《老子》之学与现实的治国之道直接挂起钩来，甚至不惜以己意断之，随意比附。

《老子》言简而意深，没有深入的研读，学者都难以读懂，遑

论普通读者。至于各个皇帝的注释,虽然文化深度不同,但也都是中古和近古时代的文言,并不能减轻现代人阅读《老子》的难度。特别是朱元璋的注本,《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甚至认为是“文理不通,语句费解”,许多语句仅能揣测其意,或者根本不知其所云。与其他皇帝相比,明太祖所依据的《老子》原本与传世的《老子》版本出入很大,而且越是到后面,他的注释越是简单和混乱。所以,无论是《老子》原文,还是“御注”,至少应该有一些初步的疏通,才能让更多的读者有兴趣了解《老子》和“御注”的思想。为此,我们就增加了针对《老子》的“今译”和针对“御注”的“简读”,以期对普通读者有所帮助。

皇帝注《老子》,由于其重点不在学术方面,所以,历代从未有学者对他们的全部“注疏”作过注释或说明,这使得本书就成了一种尝试性的工作。由于缺乏任何参考,本书在体例、简读等方面,肯定会有不如人意之处。特别是“简读”一项,因为篇幅的限制,加之考虑到不同读者的需求,只作了一些抛砖引玉式的简单勾勒,难免挂一而漏万;对于一些语句比较简单明了的“御注”原文,本书未作“简读”,以节省读者的阅读时间。为了弥补体例上的捉襟见肘之憾,我们的责编不惜工本,根据技术上的可能,把明代《道藏》版本的唐、宋、明三位皇帝的注文全部影印在书中,以便于有兴趣的读者按图索骥。

在本书的成书过程中,作者与责编不断交流,并多方征询意见,力求使本书更方便读者的阅读和研究。责编王晚琬同志经验丰富、耐心细致,弥补了原稿的许多缺憾。另外,太原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潘慎教授在百忙之中审阅了部分原稿,使作者避免了很多明显的讹误。我的同事张曾祥先生认真校阅了全书,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为使读者更好地阅读本书，有必要对本书的一些特殊“体例”说明如下：

一、旧本四个皇帝所注《老子》都是各自成册。本书采取了四书合一的形式，目的在于能使读者更好地比较各个皇帝对《老子》的不同理解。但是，这样一来，就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其一，各个皇帝对《老子》原文的分章和分节以及注释的体例都有所不同，所以，本书不得不在不影响文意的前提下，对四种注文做一些重新分类归整的工作，但并没有对原注的文字进行删节。

二、四个皇帝所写四种版本中的原文有与传世通行本之原文的不同之处，或称异文者，则以圆括号标出，但由于技术上的困难，不能一一标明是哪个版本之所出。这种异文基本上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插入本书所据正文的，一种与本书正文不同的，实际上是可以替代正文中相关的字句。对于前者，本书径将异文写在括号内，不作其他标识；而对于后者，则在括号内的异文所要替代的正文之前标识一个*号。

三、本书对每一章节都用数字作了顺序区分，以便于读者的阅读和查找。其原则是，前两个数字表示“章”，后两个数字表示“节”。比如“01-01”，表示的是第一章的第一节；“18-02”则表示的是第十八章的第二节。

尽管作了上述努力，由于作者的能力有限，本书还是会有许多不足之处甚至错讹失误，对此，作者定会诚恳地接受任何的批评和建议。

高专诚（山西省社科院）

2002年11月22日·太原

目 录

- (道可道)第一章 / 1
(天下皆知)第二章 / 9
(不尚贤)第三章 / 17
(道冲而用)第四章 / 26
(天地不仁)第五章 / 33
(谷神不死)第六章 / 38
(天长地久)第七章 / 42
(上善若水)第八章 / 46
(持而盈之)第九章 / 51
(载营魄)第十章 / 55
(三十幅)第十一章 / 64
(五色)第十二章 / 68
(宠辱若惊)第十三章 / 72
(视之不见)第十四章 / 79
(古之善为道者)
 第十五章 / 86
(致虚极)第十六章 / 94
(太上不知)第十七章 / 101
(大道废)第十八章 / 106
(绝圣弃智)第十九章 / 109
(唯之与阿)第二十章 / 115
(孔德之容)第二十一章 / 125
(曲则全)第二十二章 / 130
(希言自然)第二十三章 / 136
(企者不立)第二十四章 / 143
(有物混成)第二十五章 / 146
(重为轻根)第二十六章 / 153
(善行无辙迹)
 第二十七章 / 158
(知其雄)第二十八章 / 165
(将欲取天下)
 第二十九章 / 172
(以道佐人主)第三十章 / 177
(夫兵者)第三十一章 / 183
(道常无名)第三十二章 / 189
(知人者智)第三十三章 / 195
(大道泛兮)第三十四章 / 200
(执大象)第三十五章 / 204
(将欲歛之)第三十六章 / 208
(道常无为)第三十七章 / 213
(上德不德)第三十八章 / 217
(昔之得一者)
 第三十九章 / 228
(反者道之动)第四十章 / 236

(上士闻道)第四十一章 / 239

(道生一)第四十二章 / 246

(天下之至柔)第四十三章 / 253

(名与身)第四十四章 / 257

(大成若缺)第四十五章 / 261

(天下有道)第四十六章 / 266

(不出户)第四十七章 / 270

(为学日益)第四十八章 / 274

(圣人常无心)

第四十九章 / 278

(出生入死)第五十章 / 284

(道生之)第五十一章 / 290

(天下有始)第五十二章 / 295

(使我介然有知)

第五十三章 / 303

(善建者)第五十四章 / 308

(含德之厚)第五十五章 / 313

(知者不言)第五十六章 / 321

(以正治国)第五十七章 / 326

(其政闷闷)第五十八章 / 332

(治人事天)第五十九章 / 338

(治大国)第六十章 / 343

(大邦)第六十一章 / 347

(道者万物之奥)

第六十二章 / 353

(为无为)第六十三章 / 359

(其安易持)第六十四章 / 365

(古之善为道者)

第六十五章 / 373

(江海)第六十六章 / 379

(天下皆谓)第六十七章 / 383

(善为士者)第六十八章 / 390

(用兵有言)第六十九章 / 393

(吾言甚易知)第七十章 / 397

(知不知)第七十一章 / 401

(民不畏威)第七十二章 / 404

(勇于敢则杀)

第七十三章 / 409

(民不畏死)

第七十四章 / 415

(民之饥)第七十五章 / 420

(人之生也柔弱)

第七十六章 / 424

(天之道)第七十七章 / 428

(天下莫柔弱于水)

第七十八章 / 433

(和大怨)第七十九章 / 437

(小国寡民)第八十章 / 443

(信言不美)

第八十一章 / 449

01 - 01. 道可道，非常道；^①名可名，非常名。^②

【今译】 可以言说的“道”，就不是恒常之“道”；可以言说的“名”，就不是恒常之“名”。

道者虛極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僱用可於物故云可道名生於用故云可名應用且无方則非常於一道物殊而名異則非常於一名是則強名曰道而道常无名也

唐玄宗： 道者，虚极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称。用可于物，故云可道；名生于用，故云可名。应用且无方，则非常于一道；物殊而名异，则非常于一名。是则强名曰道，而道常无名也。

【简读】 大道是在最虚玄之处的微妙作用，大名是对万物的命名。大道作用于万物，才可以言说；名称源于大道的作用，才可以称呼。大道的作用并不拘泥于一定之规，所以，万物名称各异。由此看来，“道”本不该有名称，只能勉强称呼。

宋徽宗： 无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当名。可道可名，知事物焉，如四时焉。当可而应，代废代兴，非真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

自古以固存。“伏羲氏得之，以袞气母；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

【简读】 大道没有开始，不可言说。可以言说和命名的是具体事物。有生有灭，就不是永恒。大道和大名的本源就是自身。天地尚未形成，它们就存在。上古皇帝伏羲氏得到大道，与阴阳之气相和合；神话中的西王母得到大道，安坐在少广山。

明太祖： 上至天子，下及臣庶，若有志于行道者，当行过常人，所行之道，即非常道。道犹路也。凡人律身行事，心无他欲，执此而行之，心即路也，路即心也。能执而不改，非常道也。道可道，指此可道言者，盖谓过人之大道。道既成，名永矣，即非常

無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名可道可名知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伏羲氏得之以袞氣母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馬
 道既成名永矣即非常之名可行焉可習焉
 即路也路即心也能執而不改非常道也
 道可道指此可道言者蓋謂過人之大道
 上至天子下及臣庶若有志於行道者當
 行過常人所行之道即非常道道猶路也
 凡人律身行事心無他欲執此而行之心

之名。可行焉，可習焉。

【简读】 从天子到臣民，如果立志奉行大道，行为应当超过寻常人，他们奉行的道就不是普通的“道”。严格要求自己，内心没有其他欲望，就是在奉行大道。大道超越了普通人遵循的“道”，它一经确认，名称就不会改变。

清世祖：①上道字，乃制行之道；可道，行之也；常道，乃真常不变之道也。②上名字，乃立言之名；可名，言之也；常名，即常道之名。

【简读】 前一个“道”字，是规定万物运行的“道”；“可道”是可以奉行的意思；“常道”是永恒不变的大“道”。前一个“名”是规定事物名称的“名”；“可名”是可以言说的意思；“常名”是永恒大道的大“名”。

【述评】 “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概念。为了与当时其他哲学思想奉行的“道”加以区别，我们称老子之“道”为“大道”。大道是《老子》认定的万物的创生理念。天地万物为什么会生成？为什么会是这种形态？都是由大道规定的。从理论上讲，大道是不可言状、不可察知的，这基本上就是宋徽宗和唐玄宗的看法，也是通常的理解。而明太祖和清世祖则从实用的角度描述大道。特别是明太祖，他的断句应该是“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说，大道，是可以言说的，也是不同寻常的。如果把《老子》哲学理解为实用哲学，明太祖的解释也不无道理。

01 - 02. 无名，天地之始；^①有名，万物之母。^②

【今译】 大道没有名称，因为它是天地的开端；大道又有名称，因为它是万物的根源。

唐玄宗： 无名者，妙本也。妙本见气，权舆天地。天地资始，故云无名。○有名者，应用也。应用匠成，茂养万物。物得其养，故有名

無名者妙本也妙本是氣權與天地天地
資始故云無名有名者應用也應用匠成
茂養萬物物得其養故有名也

也。

【简读】“无名”是说大道是微妙作用的本源。天地依靠大道而产生，大道就不能有名称。“有名”是说大道适应需要而生成万物，万物由大道生成，所以才有名称。

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
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
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故有名為萬物之母

宋徽宗：道常无名，天地亦待是而后生。庄子所谓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无名”为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故“有名”为万物之母[母]。

【简读】大道不可言说，天地依靠它而产生，也就是庄子所说的“生天生地”。如果天地不存在，又怎能称呼大道呢？所以，“无名”是天地的初始。有了天地，才有了万物，所以，“有名”是万物的根源。

明太祖：道之幽微，静无名而动有益，即“无极而太极”是也。且如吾为天下君，善政之机日存于心而未发，孰知何名？才施行，则有赏罚焉。不但君心有赏罚，贤人君子有志，则皆能利济万物。所以，“无名天地之

始”，即君子仁心蓄（蓄）之于衷，发而济万物，则有名矣。岂不万物之母云？

【简读】大道静止不动时，无法称呼；一旦发动，就会有所增益，这就是宋代学者周敦颐所说的“无极而太极”。正好比是我做君主，当政策在心中形成却还没有发布时，谁知道是什么？一经发布，就会表现出赏罚。不但君主的心志会导致赏罚，贤人君子的志向也能有益于万物。君子的仁厚之心只要去利济万物，就是“有名”。这不就说明“有名”是万物的根源吗？

道之幽微靜無名而動有益即無極而太
極是也且如吾為天下君善政之機日存
於心而未發孰知何名纔施行則有賞罰
焉不但君心有賞罰賢人君子有志則皆
能利濟萬物所以無名天地之始即君子
仁心蓄之於衷發而濟萬物則有名矣豈
不萬物之母云

清世祖：①无名者，道也。所以生天生地也。②有名者，道所生也。所以化生万物也。

【述评】《老子》的“无名”和“有名”，是从逻辑上对大道生化万物之过程的描述，也是从不同角度对大道的描述。从大道生化天地的角度来看，大道是“无名”，因为在天地之前还没有具体事物；从万物生成的角度来看，大道是“有名”，因为凡是具体事物就应该有名称。对此，唐、宋二君的解释是学者的口吻，而明、清二君，一个是通俗的解说，另一个则联系到了治国施政。万物的生化，与人事的变迁，二者之间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老子》的终极目的。

01-03. 常无，欲以观其妙；①常有，欲以观

其微(jiào)。②

【今译】恒常之“无”，可以观照大道的奥妙作用；恒常之“有”，可以照察大道的作用范围。

唐玄宗：人生而静，天之性；感物而动，性之欲。若常

守清静，解心释神，返照正性，则观乎妙本矣。若不正性，其情逐欲而动，性失于欲，迷乎道原。欲观妙本，则见边徼矣。

【简读】人生之初，本性清静；在外界影响下开始活动，这是本性的要求。坚守清静，返观本性，就会发现大道的根本。不能端正本性，任由情感随欲望而发动，本性就会迷失在欲望之中，弄不清大道

人生而静天之性感物而动性之欲若常
守清静解心释神返照正性则观乎妙本
矣若不正性其情逐欲而动性失於欲迷
乎道原欲觀妙本則見邊徼矣

也
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之
常無不廢一物茲謂之常有常無在理其
上不敝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
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微古
無二境徼妙寓焉大智並觀通無不可恍
惚之中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於一曲棄
有著空徇末忘本道術於是乎為天下裂